今天是準備搬遷的日子, 水月跟陽司都在房間整理著各自的行李。

但是,某人似乎遇上了一點點的困難——

起碼聽著對面房間傳來那近似天崩地裂的聲音時, 水月是這樣想的。

有時候就連她都搞不懂陽司到底是怎麼弄出那麼大的噪音, 他房間中的樂器又是怎麼維持完好的。

想到這裡的水月歎了口氣,決定還是去看一下情況。

就在她把門打開的瞬間, 陽司的聲音就很有默契的從他敞開的房間傳出。

「水月……救我……」

一反平常簡直是吵鬧的化身的陽司, 此刻的他聽起來簡直就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。

從房門看進房間可以看見那些拆到一半的鼓組、看起來已經收拾好的吉他盒以及更多其他放在原位的不同樂器......

當然,還有在地上大字躺、面如死灰的陽司。

「你看起來還蠻精神的嘛。」

看著眼前毫不意外的場景, 水月不鹹不淡地說完一句便轉身打算繼續整理行李。

「不不不水月你聽我說!這次你不幫忙我就死定了!」

看到唯一的希望正離他而去的陽司連忙從地上蹌踉爬起, 嘗試挽留那漸漸遠離的希望。

「不行, 自己的東西自己去收拾。」

可惜的是, 水月連想都沒想便掐熄了剩餘的希望。

「不要讀我的心!還有你為什麼可以那麼輕鬆啊!你不是也有行李要整理嗎?」

大概是被戳到痛點, 陽司扯盡嗓門反駁著。

「我要帶的樂器只有電子琴跟小提琴而已, 你忘記了嗎?」

「我居然忘記這點了……可惡!這不公平!」

無視了那咎由自取的哀嚎, 水月打算盡最後的義務勸一下那不死心的固執兄長。

「倒是你, 真的要全部搬去宿舍嗎.....」

「當然了!沒有樂器相伴的生活才不叫人生!」

擺出單手指天的姿勢, 陽司用高了快十分貝的音量發出尚算帥氣的宣言——但不到三秒, 他便再次被面前的難題難倒, 繼續著他煩惱的碎碎唸。

「不過這次真的死定了……鼓組、貝斯、色士風,還有踢踏舞板……這得搬多少次啊……」 看著已經沉醉在自己世界的陽司,水月無奈地歎了口氣,作出以往體會過不少次的感想。 興趣這檔事,有時候真的是甜蜜的負擔啊……